

忍齋先生遺集

忍齋先生遺集序

鵝洲氏山南著湖也居在羅

麗以前名矣入我朝以忠孝傳

微禮貽謨林之編之編者繁

星王長凌之深了希溪懶高

忍而三先生以父子兄弟一室之親
有禮政文各四科之材倡義旅敵
所憤豎崇拂 趾學更何至佛
步性在重光之末詔之章甫安
意三賢于丹却而俎豆之居後

六十餘年後孫敦植以煥法公
以恩齋翁造灶尚在甲新始付
梓而錢繡之命於子成煥素宗
倭以弁左卷予縮悲曰魯左年表
矣斯文重斷謬及於寡陋之一後

生乎竊怪先生之長於樂有家
逢資稟爲儒學問醇兮早
寒玉井之蓮荷採穎水之芹
梅祿在賢三某首薦館選六行
且茲學圃十銘厚蒙 睿獎在

甄拔顯庸在在朝夕而公乃以嫫
媿為操炳哉勇退高亮八智山
中道遙梅竹清風歌詠襟卷
舊什沈潛洛達之書標曠性理
之原以古友老中古人而終老焉

若公者殆可謂器之猷卦遜也
不見知而名海左在於乎公才也
以繪山就而飾龍巖知之以探器
飛而窮象歸奇出槩英雲衢
展居而抱則其終流致深可施

尔室而乃以園子清啣晦點亦
山林焮澤之中為識在之所嗟惜
然彼外采之榮枯窮通公之所
審浮雲視公如身足以是而為
公加換乎公誠亦修教全性情

之發咳啞之畜殆充溢箱篋而
惜字多長篇短牒混為六丁之
抄去嗣不相夏氏苦心搜掇可
灰燼之餘在佐之以番芭禽之
片紙管豹之一斑殊恨在寥寥

零星然初觀其言嘗唱和之什
冲澹悠遠志之離鑄無批風
抹月之累其論若死述之辭淋
漓瞻覺纖心械杵不用扶雲分
漢之力任情瀉懷醇乎平烟幅

之身也百子之云若有若論之士
望徽雲詠薰蕕蘇以讓云之文而
求云之心則卽以一篇而志可以
想像云悠然之襟淵然之識巖
然之操而為一部真頓於子後

矣鄒夫子所云誦讀詩書而志
于人論其子衣冠不信歎其家
後學完山柳河楫誰為

--	--	--	--	--	--

忍齋先生遺集目錄

卷之一

詩

卜居

題止止軒

照心潭

陶山書院同琴子善是養李德潤淑發

具敬明思恭述懷

講朱書節要贈院中諸彥

題湖陽草堂

尼丘山

孔夫子

登泰山

寒食省退齋先祖墳塋

在尚州丹密

旅軒先生輓

贈柳拙齋

元之

贈張聽天堂

應一

次洪木齋

汝河

傷時韻

贈別洪木齋

三首

讀鄒傳有感

丙子謾詠

曾王考悔堂府君以孝學 旌贈追感

伏吟

贈地主李侯

堂撥

除日寄李侯

與李侯登薇谷亭

贈別李侯

次泮中諸友

泮中旅夜夢見親顏

王考城隱府君爲晦退兩先正抗伸辨

疏伏讀有感

輓孤松宗文

弘望

輓金重王

尚珪

明倫堂講春秋吟示齋居儒生

約諸友遊冰溪

古剎破毀入院

季父懶齋府君以 聖節使書狀官赴

京

從兄衛率公

在之任秦仁

議以四賢并享藏待時吟示僉座

贈趙察訪汝後

輓朴進士君美

從弟佐郎君圭赴任高靈

寄從弟埽謫泰安丙午議禮製進

輓朴寶城欽仲宋杓

輓李和叔

除夜次高達夫

書

上愚伏鄭先生

上愚伏鄭先生

上柳修巖先生衫

別紙

上柳修巖先生

榮祖

上金念窩先生

應祖

上金鶴沙先生

與美洞金氏門中

汝河

與洪木齋百源

答洪木齋

別紙

與洪木齋

卷之二

書

與李侯堂揆

與李侯

與李侯

與李孤山惟樟

上李白軒相公景夔

上權湖陽先生益昌

與孤松宗文弘望

上大人

上大人

上大人

上仲父修撰公

上季父掌令公

上季父

上季父

別紙

寄季君子高

地

寄禹錫文錫二兒

寄禹文二兒

答大學問目

忍齋記

跋

天朝賞賜庸學後識

策式後識

舊遊錄後識

卷之三

銘

聖學十圖銘

太學銘

徽軒銘

止止軒銘

贊

小學贊

聖學十圖贊

說

自警說

私淑說

禮說

卜居說

策問

卷一

八

心

祭文

祭旅軒張先生文

祭愚伏鄭先生文

祭權湖陽先生文

雜著

丙子元朝兄弟諸從行薦禮於廟獻壽

酌於堂退而團圍會話因有感而書

己亥正朝戒諸孫

逐懶鬼文

遺事

先考虎溪府君遺事

卷之四

附錄

家狀

墓碣銘

并序

行狀

輓詞

祭文

丹邱書院講堂上梁文

奉安文

常享祝文

請贈爵上言

詠歸堂通藏待會中文

藏待書院通道內文

丹邱書院營建顛末

編末記略

跋

忍齋先生遺集目錄終

忍齋先生遺集卷之一

詩

卜居

韶州西畔卜寬閑偶得仁山智水間
鳥止黃峯岑蔚處鳳生丹穴
賊明關優遊自逸徒慵棄勤
儉能成詎傲頑修己方知存
養效融融隨處卽
怡顏

題止止軒

一丘幽蔚信吾止主靜課工闢
小址聊此寄言
同志者箇中要識古人旨

照心潭

澄澄照潭深天然水月心有誰千載下得向此
中尋

無風方見波瀾靜萬象森羅渾似鏡心鏡一般
相與照要須明淨無如敬

陶山書院同琴子善

是養

李德潤

淑發

具

敬明

忠恭

述懷

百年如昨意悠悠夫子精神此地畱更得遺經
揆討處一心長與洛源流

講朱書節要贈院中諸彥

一部朱書萬古心
滄洲遺意退翁尋
昔之浩穰今精約也
識當年惠我淡

題湖陽草堂

清涼山下臥龍東
林壑逶迤地勢窮
小築閑居曾性癖
遺經潛究已心通
世間聞達求何意
物外煙霞老此躬
若得吾王三使聘
佇看丹詔入隆中

尼丘山

天地儲精萃一山
巍乎泰岳難能山
誠通神感宣尼降
萬古文明賴此山

孔夫子

太和元氣流行裏過化存神妙道凝萬世生民
顯太極金聲玉振大音興

登泰山

聖道巍巍等泰山眼中天下藐然看未聞伊後
能躋上夏將何物做治安

寒食省退齋先祖墳塋

在尚州丹密

古人雨露感此日尤傷情寒食忠臣淚故山杜
宇聲心同圃冶節志合夷齊清貞忠根大孝血
淚徹佳城呈異雙笋抽地祇感至誠棹楔輝閭

里喪壘潔犧牲苟非精義濶胡能乃爾禎耳孫
悽愴久不但感楸檠

旅軒先生輓

丁天吾東運到窳先生高蹈有清風千鐘軒馬
心無累一羽雲鴻色舉空洞徹八荒當眼底牢
籠萬象在圖中梁頽今日將安仰藹埴冥行涕
泗濛

贈柳拙齋

元之

屏山講榻互追隨解說微辭奧旨時悠悠懷緒
懸華岳秋月淵亭指後期

贈張聽天堂

唐一

山頽賴有典型存
吾道重廟道益尊
觀善難忘臨履訓
斯須惟恐負師門

次洪木齋

汝河傷時韻

王京
猛士腰間雄劍鳴
吳人誰勸魏師迎
百年陵寢兵塵色
千里山河鼓角聲
當日翠華歸故國
何時朱紱入新營
袁安身世空流涕
獨倚危樓望

贈別洪木齋

三首

邂逅巖齋日
晤言十載書清表
儀翔鳳冲襟
玩

躍魚存心恆惕若論學惜居諸孜孜相勉意惟恐失權輿

遠客經年海上遊淒涼獨倚仲宣樓
紉蘭忽憶鄉關事滿目風光總結愁

逆旅天涯歲已周故鄉歸思正悠悠
郵亭日暮邊風急碧海茫茫使我愁

讀鄒傳有感

老去憂尤大所憂何所求顏稱亦若是
孟有終身憂大舜能傳後吾生祇自醜
毋忘此日志庶免鄉人羞

丙子謾詠

天地今焉晦江湖好我緣
古人尋數業正合送
殘年

僕來穢德統中原禮樂冠裳變
毳旃憤歎微衷
何少益蓋非人力此由天

曾王考悔堂府君以孝學
旌贈追感伏
吟

尼山鍾淑氣其下元興里虎潛障
勢淹鳳宙萃
精瀾退齋餘此蔭孝友趾前美皋鶴聲能徹煌
煌恩誥侈

贈地主李侯

堂揆

冠冕青春紫禁花，載馳原隰賦皇華。
弟兄操節猶堪羨，父子觀風亦足誇。
棨戟臨來爭睹悒，旌帷歸去竟咨嗟。
嶺民未及蒙宣化，聖澤何由究海涯。

除日寄李侯

壯志摧頽轉悄然，中宵獨立舞龍泉。
蕭蕭鬢髮千莖雪，愛覺明朝又一年。

與李侯登薇谷亭

和議當年此谷還，尊周高義等西山。
聞風豎髮

人咸激化俗廉心誰復頑孤竹貞貞依古色剛
薇採採露新顏賢侯興感吟詩盡坐了皇明日
月閑

贈別李侯

鳧鳥飄然下玉京分憂仙闕化條明輸誠聖殿
牲染潔致力賢祠俎豆成畱願潁川難借寇忠
滾畏壘可禳庚願言從此躋廊廟啓沃終能普
濟亨

別淚無端灑雪風臨歧惆悵意何窮佗時紫禁
青雲裏須記江湖白髮翁

次泮中諸友

海外斯文闢大東
吾生幸又賦時逢
如今克述司徒職
堯舜君民庶與同

泮中旅夜夢見親顏

離家遠作洛城遊
風雪飄搖旅館愁
閱月親闈違定省
夢中寧識嶺途脩

王考城隱府君爲晦退兩先正抗伸辨疏
伏讀有感

宣聖當年亦有謫
徒然多見不知量
大道貫天猶日月
翳雲雖蔽用何傷

忍齋集一
道集羣賢成功開萬世程私淑傳心設單詮統
考亭

輓孤松宗丈

弘望

念我同根種德淡退齋忠孝格天心振振厚蔭
延科爵疊疊治聲著莅臨曾擬蘇修敦悃素卻
將藍約化黎黔玉山追造聯鑣路已屬前塵淚
不禁

輓金重玉

尚珪

君我相從若弟兄夏緣瓜葛最多情平生臆抱
魁梧氣半世喧傳藝苑名萬里雲程鵬未擊千

年華柱鶴無聲存亾一理何須憾猶見中庭玉
樹盈

明倫堂講春秋吟示齋居儒生

無言儼若對宣聖袞鉞修辭敢不敬教詔當年
此一書至今讀似親提命

約諸友遊冰溪

古剎破毀入院

名勝韶州第一基浮屠寺剎此何空長川院宇
兵戈後尊德幽宮營建時泉石精明冬雪灑冰
風蕭瑟夏炎移願言禮樂周旋地吾黨工夫勉
勉斯

季父懶齋府君以 聖節使書狀官赴京
吾門積德百餘年蓮桂重重三棣連忠孝家庭
承襲地淵冰遺戒惕乾乾

此行君命對揚時觀感中華隨處奇夫子遺風
齊魯後洛閩芳燭歷薰之

從兄衛率公 在之任泰仁

古人爲政著循吏惟我贖行清白只仕學優遊
方出試分憂北闕勉材器

議以四賢并享藏待時吟示僉座

藏待命名旅老時龍飛鳳舞萃於斯悔悟講道

盤旋久松敬論心出處空文物彬彬三代挽衿
紳濟濟一方追尊賢知是文翁化絃誦洋洋自
此期

贈趙察訪汝後

遠客乘詩興慙勤訪草亭片言知有信一笑便
忘形雨露雲初斂天空月正明山中酒未熟唯
對兩眸青

輓朴進士君美

紅蓮曾採玉池邊經術才名冠少年佇見雲鵬
圖萬里還驚玉樹闕重泉津頭龍躍初逢日堂

上猿啼只怨天倏忽光陰成一瞥嗟君不幸似
顏賢

從弟佐郎君圭赴任高靈

妙齡蓮桂歷敷期玉署薇垣先蔭滋視民休戚
欽哉往廊廟登庸自此知

寄從弟

埒

謫泰安

兩

千雙進
議禮疏

嚴程星火促澤畔放流人脈脈鄉關路行行瘴
海濱風霜雖已苦天地卽同仁佇見金雞赦歸
期趁早春

輓朴寶城欽仲

宗杓

早年投筆六韜知鯤化天池振鬣髻毘略已稱
參畫日仁聲曾著佩符時藩屏佇見朱旗擁湖
海驚看素翼隨金嶽淒涼餘舊宅暮天鄰笛不
堪悲

輓李和叔

麗澤親朋有幾人聞君長逝倍傷神儀形杳杳
終難接影響茫茫夏未因芹泮追隨真似夢薇
亭談笑已成塵死生從古誰能免猶見門闌耀

瑞麟

除夜次高達夫

遙想庭闈獨不眠庭闈念我亦應然暫時離側
無窮恨歸養要須自後年

書

上愚伏鄭先生

堦以契家晚生幸及門牆中心喜悅何但龍門
之登青雲之附而庸下之質無以振發似未克
有成於陶鑄之下惟是之懼耳伏惟邇來道體
神相萬福見今朝議百歧士趨多門所以格君
心而正朝廷定羣疑而振儒風者皆先生事也
若時賜教迪以指南於迷路則豈非今日後生

之幸耶不意北邊侵擾舉國奔忙義旗西赴之日
琛之不肖未能隨家君辦一死至今忠惟兩
負君親罪媿何極家君詣闕抗疏遽荷 恩典
揆以人子情地不勝感激然素非希冀於萬一
則心豈所安所以又陳疏乞歸鄉而終未蒙
允未免黽勉赴任久速惟在家君之意耳

上愚伏鄭先生

玉淵之會出於本家之邀請而家君亦將行矣
伏惟台座趁已啓駕否刊校之役其事甚重務
歸至精無一字錯了方是壽傳之文但本稿雖

云浩大而罕有指點處伏想勘整之亦易而遂
事之在邇矣採方有叔父僑所之行未能周旋
於僉大人坐側參聽緒論以資觀感之益伏竊
悚歎而已惟祝衛道加護

上柳修巖先生

杉

巖齋講席之陪遊匪敢曰有獨覺而其爲警發
則大矣伏惟經體動止萬福採其後仍讀中庸
而昔之無疑處今僂多疑際此胤舍兄委訪寒
廬得數日揆討因與尋松齋而宿此近洪李數
三益亦來赴周覽南溪水石想像先生遺躅轉

向白蓮寺頗安閑可畱將中庸講數十條這皆
先輩之所已言而既未能心曉焉則亦豈有實
見耶說來說去間有同異之各立而於其間知
見似長一格今日之得皆胤兄賜也何等感喜
所言之終疑難質者略此修上從近僂批示之
伏望爾

別紙

子思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中庸而朱子序文首
言堯舜之執中舜禹之精一則中僂是道精一
僂是學此可見堯舜禹之爲道學之祖以禹之

聖而亦云精一而後執中則此優是由學而至道况後世學者乎

惟危惟微只舉人心道心上說而通衆人故云云聖人則已安已著何待工夫然後至於中道耶聖人亦有警惕日躋之功而精而一之言這優是耶

既精而一焉則是人心一於道心也更何說為主聽命之二箇然歟

中與庸卽一理而隨時而得中曰中無乖而平常曰庸優是時中底道理耶

支分之支節解之節以四大支六大節看而這
四這六果是不易之支節歟且序文之以六節
看以三節或四節看者亦孰從而孰舍歟

中庸之功要在誠字上三十二章內或有或無
然無論誠字之有無都不出於誠之外夫誠者
實也程子於篇題特曰實學也這實字便是誠
底意耶若朱子之於大學正心章章句特言敬
字以示徹上徹下底義耶大學之敬中庸之誠
其義一也故起疑至此莫無牽合之病耶

天命之性先儒以爲專言理而章句曰天以陰

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則理安能賦於氣之外耶先儒之說直就氣質之中指性之本體而言也然則亦可以兼氣看否

率性之謂道性主於中道著於外雖有體用之分然道非從外撰來縱得乃率是性之自然而已率之爲言循也猶言循是之云這是就道上說不是指行道人上說庶不乖於訓解之義否這道字兼賢愚人物而於人於賢上較重然天下萬物萬事何嘗外於道耶道一也而只有貴賤輕重之分爾

修道之謂教。率是之性，修此之道，亦自然而教矣。亦何容人力爲哉？但人物有分，賢愚不齊，不能自致於道，故聖人爲之品節之，亦修其自然而已。這有裁括之義，而似涉人爲。然亦不過因彼之過不及而使之節之，而歸於中庸而已。此所謂有順無強者耶。

中庸之中，兼言道之體用中和之中，只言德之本體。則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中。然首章之直言中庸者，何歟？

不覩不聞己之所不覩不聞之時，慎獨之獨人。

之所不見不知之時則其所用工固有動靜之殊而戒懼所以存養也慎獨所以省察也省察有存養之力存養爲省察之益則此亦動靜相須之義歟

首章之先存養而後省察末章之先省察而後存養老先生以成德進德言之而猶有所未曉處夏詳示之耶

先儒以戒懼爲靜邊工夫蓋不覩不聞固是靜界故也然統以言之則安有戒懼之只在靜邊耶上句不可須臾離上已兼動靜其下章句所

謂常存敬畏及約而至於至靜之訓實兼動靜而戒懼之自有睹有聞至於不睹不聞無時不敬謹之意可見矣此便是道不可須臾離也未知如何

鳶是陽故戾于天魚是陰故躍于淵而能飛能躍氣也所以飛所以躍理也此道之著於上下之妙卽活潑潑之地也活如生活之活伎活之活活水之活潑潑是流通無礙之意蓋言道之發見昭著流行無滯者也

費隱之體用要見微顯上而微是體顯是用也

費者用之廣也隱者體之微也且隱者費之所
以然者無論事物之大小各兼費隱如云當然
之中有所以然者也

中庸之九經大學之八條相爲表裏而各有詳
略者以九經乃人君爲治之政故詳於治道而
略於修學八條是學者進修之方故詳於修學
而略於治道歟

至聖以德之廣大發見而言至誠卽其裏面骨
子而道之純一之謂卻是一義而初無二致有
至聖之德然後可以盡至誠之道何必二之耶

誠者中庸之樞紐則最於首章可著看所謂性道教戒懼謹獨中和位育皆實底事然亦將何以明之方見這誠歟

上柳修巖先生

吳山酒禮之席未得從傍聽緒餘伏竊恨悵及奉抵家君書始得其時節度之詳復極慰滿伏惟邇來經几節宣神相萬福子舍侍做日有進格否無以晉與相討祗庸瞻望而已嚮示所謂差失儀文亦只大禮之小節而彼掌詩歌者亦何以致此是禮也有定位焉有定數焉各有其

任各有其序雖欲有差不可得矣此特其心懈
氣倦不自覺其失措也往年巖齋之會第二日
至午人無不欲眠平日氣宇之充健者亦甚焉
至今思之益笑採嘗以爲禮樂暫不相離禮者
樂之節也樂者禮之和也小而不可斯須去於
身大而不可一日無於國是豈但鐘鼓玉帛云
乎哉程子曰樂教衰而人才不成固實際語而
樂教則尚矣難稽惟禮教則行可見之習可知
之况禮中自有樂何患樂教之不傳也是禮也
實古之盛禮也秩秩有先王之風豈直戒酒而

止耶苟能行之大有效於吾人之進德國家之
化俗然而其有所難行何巖齋復行之議畢竟
緣是調停而已

上金忘窩先生

榮祖

慕向高風與北斗齊每遇南遊士友爲揆大家
而近頗頓闕淡庸行鬱伏惟僉友體候萬加神
護採奉老餘力無一事可聞於相愛之地恆切
媿歎十圖銘擬欲將製本一經鑑校矣聞自泮
中有寫傳者已入鑑云望須點其可點者從優
示教焉當初作者多而惟採之製爲泮長所取

以好箇紙本正寫以封若將進 御樣所以中
外諠傳甚過還不勝悚惶倫堂 御坐之日果
有名諸生親自 敎命之事而此直常例匪異
數也一齋儒生把作大段互相誇張此可怪也
自某年之後士習太變人人各懷一論而聯袂
共案之地矛盾不同董猶相雜雖欲正以處之
和以與之亦難矣遂淩意東裝敢效古人見幾
之事採之所以爲此者有二箇義焉一則以時
也一則以事也此皆可去之機而見之不明則
非智也知而不遂則非勇也智且勇矣則仁亦

在裏許未知如何賜教伏望

上金鶴沙先生

應祖

冬抄仁衙晉拜實出嚮德之忱而巖齋皋比一日問酬足以當十年讀書歸來尚覺充然今聞投紱不遠而邇伏想搖搖之舟必泝江而行矣且吾叔父若木之庄亦將撤歸此後玉山之行漸似遙遙縱有一片心旌長懸於不知巖畔而其於無其緣何哉伏惟間者道體一向泰旺採奉老迎新懼淡於喜秋冬所玩讀只在中庸一冊韓歐文數十篇而家庭質問縱亦無間了無

忍齋集一
心曉而體得常自浩歎思欲一晉裴几以承精
明之訓得有萬一開悟之益而素恙尚爾當俟
春晚勇圖計耳五馬之行或就陸而上可有奉
拜於鄙界未前惟祝加護萬福

與美洞金氏門中

書面之闊已經年矣各坐馳想想亦一般安得
天借好俊一瀉此箇懷緒只庸耿耿謹惟定暇
僉學履湛茫聯牀共磨之餘所以潛求闇修而
到得高明者必有可敬而可喜恨未得接席對
討聊盡緒餘耳塚所謂刀冊從事尚不洽於口

目况可以語身心耶撫躬誦歎而已第控有懷
終隱有言終默須非同室相愛以臨臬事言之
不敢不重其事而公之不容不惜其人而私之
在吾兩家地實不可以人人處而處之吾家父
兄與尊大人公之所以見忤於衆論而略有所
調停者豈所見之有異同蓋亦平昔心愛之不
可一朝昧沒大君子之所以慮事必淡遠愛人
有終始而爲此人不及之處空也夏間賈近僉
少之論復起於事沈之後其鋒甚熾云不知兄
家僉雅亦嘗與其論否苟或與之易作前矛望

忍齋集
須淡忠愛圖以體老成忠厚之意如何此不但
愛人之仁亦自愛之道淡加弘量俾無日後大
乖張焉

與洪木齋百源

汝河

嘗因西來風遞獲叩動靜而猶未得一長楮鋪
盡腔裏蘊積有時引領遙向不覺暗淚橫睚不
審此日斐几研經清晏申宗與權友依舊往來
相攻耶每懸懸不敢忘也採暇方程課了無一
長格可道於左右者只庸媿歎大凡文章家史
體祖於二典而周衰以後則獨得子長之筆其

所謂狂名山大川者誠非虛語其後諸家之所
不同者豈以彼爲不足法哉蓋亦力不逮而不
能耳我東之以史家稱者種種而惟執事不流
於俗尚友於古啓其關鍵得其骨子做成山南
一大家此採之所以仰高山而起感莫予追而
追邇者也幸須益懋潛養閤然日修致之十分
精約之域實區區怡悅之不自己也

答洪木齋

蔡友之來袖致一封華函奉讀三回儘覺大君
子愛人之德良感良喜但其下數語推托過中

令人有不能承當者此非吾儕直諫之道豈意
賢者之用俗套耶徒增媿慙伏惟研經日篤養
德崇深實副區區之祝數條垂問非前所講究
者而情問之及不容終默略以義起者而仰呈
覽卽反賜斤教是俟耳

別紙

祠堂之制自有禮書亦有大小圖今欲復古之
道而做得大經營誠盛事也先王古制先立不
遷廟從左昭右穆次西次東七廟五廟三廟自
天子至於大夫之儀也我朝則用列享儀故

臣子私廟皆用此例大失古制也所以陶山夫子奏請太廟改制而議遂寢未行可勝歎哉執事果欲行之則自有先正之言亦豈云無其據耶但 朝家未行而私家創見者來示未安之說已得之矣豈敢別有見而質其儀耶

禮家制服止於四代而五世以上之墓必不得已而改葬則當日體魄復陽之際必有怵惕悲感之情豈可以常服而止而無權宜之行耶服出於情斷不可以華彩從事主人則具服餘孫用巾帶無不可矣至於三月或三日之說愚亦

不敬以三日質之愛敬盡情合禮之文母有憾焉

神主追造禮家無禁止之文但葬祥時并行新舊主其祭祀節次太煩難行故鄙門亦有此箇將行事而姑埃家中無故或有慶當告時乃舉計耳

與洪木齋

伏惟春事正闌經體萬重塚以親襄不利方營改安於安平鷹峯之陽墓表則當請於有德有言之地而石具未及今未得行之容埃數年矣

日字已通道內想多來赴而主禮之任亦當擇
人此近士友舉以爲賢座之動駕爲當日之光
惟諒察平素慰人懸望如何

忍齋先生遺集卷之一

忍齋先生遺集卷之二

書

與李侯

堂撰

嚮來辱臨弊廬感喜曷已伏惟正元政體茂納
新休居常馳祝奚直一己之私抑亦萬民之公
也就控四先生并享之論前後仰陳似近固執
實所未安而尼山之廟宇已成有難毀移且道
伯之所以特許聖廟餘材而諸件補助之申勤
者有不可以泯然沒其誠也故嚮對之日不敢
強從然閣下之本意埤豈敢不知也實非有所

偏聽而然者蓋一鄉四賢世代相近尊衛無貳則一廟共奉節度簡而事體優矣前後書帖眷眷不置者苟非閣下慕賢衛道之誠迥出尋常亦烏能如是也耶且聖廟嫌近之說當日建廟之始道伯與主官已知地勢之近與不近亦在我閣下所當量處之審而已竊非鄉士之所敢裁質耳

與李侯

秋氣漸緊伏惟政體神相萬福採支離呻痛夏未進候悵望仁軒徒增戀德之忱年分監官以

額內儒生抄報事已爲下帖云然耶大抵年分
一事其要在於嚴明以防胥吏之弄姦而已監
官則何必易之以儒生也品官儒生各有其任
而儒生不必賢於品官品官不必不如儒生則
使之各當其任不強使爲然後處置得宜何者
儒生則誦法聖人以守聖廟者也品官則諳練
故事可爲鄉任者也以儒生而爲品官之任則
何以當其事以品官而爲儒生之任則何以適
其用乎是故儒生品官固無高下之殊而所任
則有異閣下以右文興學爲己任而作此無前

之舉以矢儒林之望誠非病民之所望於閣下者也况嶺南是文憲之邦則尤宜軫念振作無使士氣斲喪而萎萎也伏願閣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聽於至愚擇於芻蕘豈不幸哉

與李侯

屏伏窮廬不欲聞門外風聲而至若琴軒之風自不能不側耳所謂注東之水有如是耶伏惟篆體動止萬重理公之暇亦有看書詠詩之樂否採調病年來了無他著意惟日用動靜要令利於病而已有一士友來言養病所以養心試

嘗驗之有大不然者夫養心須用敬今養病之事無不在懈惰倨傲上安能有益於養心惟是靈臺主翁惺惺法可以養心可以養病而亦非有涵養之功者安能容易著得耶儒生品官之各任其職果曉然覺悟翻然改圖使韶州人士各安其分頌禱之聲溢於四境顧此病民亦與有榮焉尼山建廟惟舉二賢故文字亦皆有所囑今不可改爲但祝文閣下不必固辭矣

與李孤山

惟樟

窮山耕鑿嚮德無誠罕承誨悟於高軒蓋有以

於匏繫而亦不無悚仄之懷耳伏惟比天頤養
有道德履純嘏伏深顙禱埭學頽老至仰屋噓
唏而已就有懇請者惟我曾王考悔堂先生至
孝純學一世宗昂而比者本鄉章甫方營俎豆
於藏待與同鄉三賢并享計而當日祝辭指擬
於有望有言之門而起遣儒生望須攷閱遺狀
据實要略俾有光於傳後千萬仰控耳惟祝衛
道加護

上李白軒相公

景夔

向侔今書良感動摯竊意修謝連詣起居之班

而倥傯未暇戒行在明且恨且悵餘只祝行李
萬重

上權湖陽先生

時月向仰不以大江而間之高山而隔之盛德
所以感人者然也伏未審履茲道體萬衛玩易
之功竊想透盡義文之奧太極以下方圓諸圖
非晚學之所敢贊一辭於其間而參之古昔聖
賢之言無毫髮之差而有妙契之旨此所以雖
欲跂及而不可得也月川集勘校之役幾至整
頓從古是事務精貴簡想亦得其旨矣在陶山

卷之二
四
之日未及陪從已極歎恨而知已稅駕還頓矣
當俟水定船安爲晉侯伏計

與孤松宗文

弘望

三宵討話十分款洽別後月易有懷懸懸安可
已也伏惟比來靜裏持敬實有得於存養玩理
體驗日益進於高明那堪調病看書敬懈相尋
欲去其懈而一於敬亦一大工夫而未見其有
效笑歎藏待請額之論始發於李侯而今李侯
地位方在可力固營事之秋然算了本所物力
易致半途每靜夜深思可憂而不可勇也升之

國學尊顯之道而尊賢之實在士林之趨向一切慕仰而已齋選甚善而院勢如是姑令吾智泉兩齋略略設先後一度亦如何

上大人

千里旅燈寤寐不忘安敢已也伏不審氣體萬無愆和叔父阿睹之崇近向平復而無害於看書否子一自上來居溫而食無飢以無病自幸而但離側而遠遊者非所以要功利亦非所以取名譽直以爲此地乃賢士之關將以處耳目之衆以之廣吾聞而大吾見也今來數月與之

講義者衆與之考藝者亦多而罕見其實益且學規一變士習已下諸生之所讀全在詞章而間以詩書所著全取程工而昧於對策此實爲世道而可歎者其間所讀中庸禮記大略成誦而無人可與深討惟李上舍見得明說得敏且泮長經術文辭素有朝端重望求諸山南亦鮮有其儔日日相接渾忘地位之有別問難經旨虛心而不固滯考閱所製精詳而無差失每施於我者常偏篤焉此實不僂於心者恐亦取猜於人也嚮書伏承下來之教日前已以歸養之

意言于泮長而其所止挽迴出尋常然凡此去
留要自決其機何關於人况近日時象之不佳
者甚多謹當奉躬自靖而已萬勿下慮焉

上大人

白首星夜之行未能陪隨是重得罪於君親縱
云素恙在身亦豈臣子謹疾自愛之日也其間
節度日聞於陪吏告官文帖而進疏之後過蒙
批獎無論人之微顯凡同此義理者想多欽
服而吾嶺同人之論亦皆以爲得中在家承聞
還極慶幸伏念伊後處躬之道都在趁速還下

而祥雲 特除之命又出不意是豈吾父主之
所可安也投章乞免已得處空卽須浩然賦歸
無取姦少輩吹毫之疵焉伏想已有定筭略陳
止此

上大人

從弟若季也還伏承以勉工警心之訓爲第一
項事敢不銘佩仍後未能一造以供幾日視膳
之役不但前誠大人公赴任時有誠云枉心且
解組不遠惟是之俟也郵民之街街立木亦所
喜聞而亦豈以是係戀而安其所不安耶中庸

疑義所抄恐有妨於公聞之劇故姑俟返駕後就質耳

上仲父修撰公

猶父而兼嚴師之地隔以千里恆慕曷已伏不審調體候漸向天和李金諸台相論事如前否和斥兩議易作黨朋亦一不幸然從古義理不可自東之西亦不可瞻前顧後惟中正處著脚而已朝廷方以撫江都實蹟而中外紛騷此係於國家之綱常不可容貸然事已過矣且國勢岌岌之秋恐不可一向攻人覓疵爲事況其中

二某事有不可詳其實者若有風聲鶴唳之失
優非吾鑑空衡平之公伏想已有準的不爲物
情所引矣季父書云云見之者舉以爲春秋大
義理實有光於一門今吾家伯仲季三爺事不
謀俱同如出一時此雖天彝之自然人道之當
然苟非義理之得於心而決於髓有素講定於
平昔者亦安得如是之不期然而然哉此所謂
立天下之正行天下之大者也雖此天地已晦
之時豈無日月復明之期也世之通塞人之毀
譽亦何與於我哉伏祝萬加自愛

上季父掌令公

萬里之行病未能一日奉陪在家悚媿烏可已也近日攝養少向康泰宜有神明之佑矣宋台之雅望前所習聞上使得其人而文字之責專在叔主此實第一關難處且念專對之際使吾王之命有光於中國豈獨上使事三官亦同一其職幸得立名於天下致命於君前否萬里鯨濤險島重重伏慮無所不至昔鶴峯之行日國也汪汪風濤人皆驚懼而獨端坐誦大學人有壯而問之者曰這便是動心是固實際語而苟

非鶴爺之定力亦安能如是也今吾叔主之願
學鶴翁雅矣亦於今行以鶴翁之心而心之以
鶴翁之事而事之是所望於叔父也

上季父

師門廓爾巖齋寥寥尋芳之樂無復前日且無
別味於其間莫如早撤趁還之爲愈而政所謂
安土之重將安得大氣力勇圖也極切悶鬱中
庸講疑已有修巖丈批評并此修上俟眼俟悛
復詳加校櫛從僂投示伏望讀此書有年略可
以領得統序而所謂四大支六大節亦槩有這

樣子非若大學十傳如繩貫鉤連有不易之序
苟如是則莫如就其章而究其章之義就其節
以審其節之旨久久成熟自有統貫之妙不可
雜取章節之近類者強合爲統領強分爲支節
是僣有害於本義無益於己工也蓋此書大旨
要不出於實理二字而極言道學至中之妙而
己以貫通融會而言則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
末復合爲一理之訓僣是八字打開也更何必
就散萬之中紛紛說支上之支節上之節而強
爲之分合哉是冊也以叔主萬里之貺故尤有

所感銘數年之間匪不殫著力焉而尚未見悽活地頭甚可媿懼惟其自驗之效少可見於著述上而未有得於身心者是由於徒事問學而全疏涵養不能敬義夾持而然者時賜切當之教如何

上季父

不自意官价來到重以書誠申申伏審卽日視篆公理別無撓攘實副慕祝姪不聞家信已久遊子思親安得無步月之懷此來同榻者李琴具僉益也皆有才望雅實然四十五日之間所

著不過十餘篇策所誦二箇冊節要還不若在家暗室潛究之時而惟是巖栖軒上春風如昨止宿寮中芳躅依然所以喚起惺惺者自有一層警發處是之爲益也又復思之做讀并行不如專事誦讀專事誦讀不如講討深究之爲愈議與諸益將以是從事耳略下所論只在節要而未及抄正惟戒懼兼動靜說起疑於不當疑有不可定頓茲以修上從優批示伏望

別紙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先儒或以謂專屬靜然實

所以兼動靜貫始終底工夫君子之體道也無一息之間而自有睹有聞至於不睹不聞常存敬畏則戒懼是由動而至靜底而極言其無間耳以對待言則慎獨固動之機也戒懼固靜之時也而戒懼是統體之工則慎獨只是戒懼之中因加省察之意優亦戒懼中節度本不可以對待說也

戒懼云者非所以言不戒不懼於有睹有聞之時言雖不睹不聞猶戒猶懼卽所謂不可須臾離也有睹有聞之時其所以戒謹尤可知也此

非兼動靜者乎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云云自字約字上
又可見動靜之兼而以至靜字玩味則亦豈非
工夫之主靜為貴者耶如此為說恐涉專靜而
此謂約之以後事約之為言乃斂束之意這傻
是存底意然則戒懼是兼動靜不睹不聞是專
指靜處言自見聞處而常在戒懼之工故約而
至於不睹不聞之地即所謂至靜也此又非存
養主靜時耶

寄李君子高

址

自余分手遠來，忠家不置，惟恃君之周密於奉親之節，諄諄於教兒之方，以是自慰耳。卽惟茲者，堂幃耄候，神扶難老，諸家眷集，平吉和柔，兒姪輩孜孜勤篤，亦無間斷。否馳慮日夕不弛，舍兄畱泮，多日寢喫得優，而往往有狄公望雲之懷。杜子看雲之想，政爲吾今日道也。所謂做業畫以著述，夜以讀誦，定爲程式，然東西追逐，左右酬應，閑話謔浪，妨害頗甚。反以忠惟猶不如淨室閑寂之慥慥也。茲欲束裝而歸，亦諒之否。

寄禹錫文錫二兒

一自上來家鄉遙遙恆在夢想未知汝輩所工
一如我在家時否苟志之篤焉何待父師之呵
責汝知吾一念之在汝則安得不體吾心而遂
吾志耶

寄禹文二兒

昨有遞音今又得書喜可知也升齋實數以十
五爲式而大門中三員其次或二或一其數甚
簡汝之兄弟升錄以緣考試縱無人言於我心
實不安自今爲式先後望朔兄弟遞入夏升佗
門一員甚當本齋素不贍方以鄉校冰藏兩院

略有所補助至有門排饒排之論此皆一鄉至
公洽好底事雖在任席亦不足爲嫌也所讀以
大學一望中庸一朔孟子二朔論語四朔而至
於易傳則非初學之可躡等以詩書或禮經可
也以吾之見則諸生所讀無令各取其願必以
一書齊讀使之互相起疑互相覺悟則其所見
似益溟所得似益倍矣學規數條齋儒必行乃
已不然則何必爲之有規耶余在館學議于泮
長一房一書定規其工易而其益大東西泮儒
無不忻然從之遂以爲規旣在長任當以是試

行以來朔先以大學兼或問爲一朔課矣條問略有所修答而此未知汝所說陳耶抑齋中僉說耶表署之可也

答大學問目

仁義禮智之智聰明睿智之智有主理兼氣之不同

兩智字固有理氣之別而如著主字則似有用意底不如著卽字然而聖人全天命之智而爲生知之智亦不可終分兩段看所謂堯舜性之是也

入德之門大學固是初學之門而門之義可
得其說耶

門者人之所由而入室之路初學之由大學入
德猶由是門而入室也這裏自有階級先後之
序耳

明德卽心中所具之性則大學之首不言心
不言性而曰明德者何也明德優亦主理而
兼氣耶

聖人於大學之首特以著天所與之明命而將
欲明其明於天下則可不言光明正大之明德

耶明德是合理氣兼體用之名則必以明德爲一大綱然後得體用之全矣這雖不外於心性而言心則善惡不分言性則體用不具此所以言明德也惟理氣之兼得之矣

明明德於天下者何也當曰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而曰云云者亦有說耶

天下國家固明德分內而將序八箇條目首言一大綱領者將以明條目之統于綱領而所以極大學體用之全也

不曰欲致其知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

何也

朱夫子於或問以纔明彼卽曉此言之蓋致之於格非若佗條之有間故也

本末物之序也終始事之序也於物則先本於事則先終何也

物貴有本事貴有終故詩曰慎終于始書曰念終始典于學皆所以戒終之義然此章之義則要在知其序而已所先所後當順其序豈可先得而後知耶文以雖終始義則始終當如是看古人言語類多如是

顧諟天之明命以天命之流行日用者言之
然日用之間天命之妙亦將何以常目耶
吾人動靜語默間孝悌忠信上自有天命之藹
然豈可不顧諟耶若乃蒼蒼之天懸空之地非
吾所謂顧諟也

克明德之克克明峻德之克皆有用力底意
患以文王帝堯之聖有此用力克底工耶
已明矣已峻矣而聖人之心猶恐其不益明不
益峻故安安穆穆之中惟有人不克而獨能克
底之妙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以成湯之德猶有可革之舊耶

雖無可革之舊而猶有自警之心故銘去垢之盤而以新新無間斷者言之乃所以名其器而銘者也

大學學者事也何以言天下之大耶

學無體用烏能爲學學者之學所以學先王之道也出而用於世使吾君爲堯舜之君吾民爲堯舜之民則亦非學者事耶至於天下然後方可以見規模之大也

新民章首節言自新之工何也

明德末段言新民底義新民上頭言明德底義
可見傳義之互相貫通而侘章亦如是

鳥之丘隅何取於人之至善

鳥之止於丘隅猶人之止於至善物性猶然况
乎人耶

聽訟末也使無訟本也此說何如

是固朱子說敢不從乎而但此章正釋經文明
德爲本新民爲末之義而假孔子之言以明之
故我東先輩以爲我之明德旣明乃明德之事

也是本也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訟不待聽而自無卽新民之事也末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又申言明德新民之本末以釋知所先後之義此說似略不同於朱子訓矣嘗細究之無訟聽訟之本末也章句云云明新之本末也此非所以以訟之本末釋明新之本末者耶

問嘗竊取程子之言程子之言有合於補亡者何言而朱子取之也

朱子已於或問言之矣夫學問之道莫先於格

致格致之工莫貴於用敬故於或問中先引進
學用敬之說又引隨事窮理之論以至於五條
九條等說皆格致之意也朱夫子之所以補格
致章者雖不必盡取程子之言而其指意之要
則皆程子之言也其曰卽物而益窮者非窮盡
一物盡窮天下之謂耶其曰因其已知之理而
至於用力之久者非涵養須用敬之意耶朱子
實有所取亦豈藉說耶問者如云近聞之意
誠意章專以好惡說好惡是情也緣情爲意
之說可得詳聞耶七情獨言好惡者何也

誠意工夫要在善惡上於其爲善去惡處可不特言好惡乎此不必疑也惟意之與情其原一而其發異者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向恁地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是意如當喜當怒當哀當樂而喜之怒之哀之樂之情之善者於是乎以爲善而較計商量而行之者意也不當喜不當怒不當哀不當樂而亦喜亦怒亦哀亦樂者情之不善者於是乎以爲惡而較計商量而行之者意也此意情之異其名而緣其境者也此有朱子說更攷其詳

必敬以直之者存養之工也如察焉者省察之工也此其正心修身之有別而四有五辟之有間耶

大學工夫常在動處而朱夫子於正心章章句始言敬字所以貫動靜而該存省也何必主存於正心而主省於修身耶所謂必察之察字非省察之謂乎四有而曰必察五辟而曰加察者皆省察之事而但省察之工未有不資於存養者亦直方夾持內外交修之法耳

絜矩之說有云絜而矩之有云絜之以矩當

從何說

朱子答江德功書則云度物而得其方答周舜
敬書則云度以矩之本其方我東先儒亦各不
同而或云兩說皆是或云答舜敬之訓卽晚年
定論當以是從之得矣蓋絜矩只是恕之異名
恕者如心也言以我之心度人所如之心也且
矩所以爲方之器人之以心度人如工之以矩
度物也若由前之說則將何所措而度之得其
方耶

庸學相爲表裏而中庸言性大學言心以心

統性而言表裏耶

中庸明理之書故言性而不言心大學治心之書故言心而不言性非謂性之外別有心心之外別有性所以朱夫子於序文中庸則言心大學則言性者便是這意

序

贈李侯投紱歸洛序

粵若旅軒張先生來守是邦躬行清白施以德政教以禮樂及其歸也立碑以頌焉今我侯以循良之世莅茲數歲政通人和興起儒化輸誠

於慕聖竭力於尊賢其於黌舍之措畫院宇之
贊成靡不臻其極而洋洋絃誦來暮歌詠咸曰
旅爺之治復覩矣偶爾嬰疾沈緜歸患日促乃
投紱馱病而西而君門深遠借寇莫及咸齋咨
涕洟以爲不當歸而歸者只是邦民之無祿矣
若使沈痾祛身畱得六年瓜期則其匹休於前
賢也必矣噫威德并行政教愈明其制治之道
施惠之方蓋出於朱夫子南康之榜諭乃知其
必有所受矣然而百里非大賢之路枳棘非鸞
鳳所栖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朝廷黼黻乎王

猷也不遠矣余於李侯爲蓬麻之益而知我者
侯也知侯者亦我也我不言其誰言謂我媚于
侯云者不知言者也

奉餞季父府君以書狀宮朝 天序

孔夫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吾季父
之所嘗講之熟而體於心者也事無夷險職無
大小而固當隨遇而盡况我 大明皇帝聖節
之賀天下之大慶也我國之盛禮也苟非忠義
之卓文學之備不足以稱是行上之所以擇之
審而禮使之者果何如哉前後賢人君子之有

是行者皆極一時之選故能致君命於萬里著
臣節於天下赫赫乎爭光於白日炳炳乎垂名
於青史若昔之圃隱翁近之月沙公是已孟子
曰學問之力不可誣也今季父先生誠能踐其
迹而履其行則五十年讀書之力庶可驗於今
日矣彼蒼溟萬里一片孤棹亦只齋閣之安而
已亦何所動其心耶抑又有說焉古昔聖王之
所都孔孟程朱之所居文章英雄鍾毓之地必
在在於眼到處亦須文以畫之詩以象之收天
下壯觀而歸則是又公私之望也

送沈上舍久玉歸觀序

曷嘗觀於君子之交乎心同琴瑟而言鬱郁於
蘭茝道協膠漆而志婉孌於墳簞以至琢磨者
詩書也組織者情義也德德焉切切焉所以輔
益之功尤重則相與之際有信之義如何哉蓋
接席圍圉者非友也惟忠告者友也促膝談笑
者非交也惟善導者交也噫朋友之道絕滅久
矣翻雲覆雨狙詐颺起於是乎有勢交焉有賄
交焉其友也非吾所謂友也其交也非吾所謂
交也義同賈鸞誠信闕如嗚呼交道之不復可

知矣若吾友沈久王庶幾於君子者乎其在京師也磨礱而祛圭角沈潤而著光精言而無玷蘊而含輝及其流寓於此也抱玉則於王庭庸王成於憂戚使人麗王潤之流澤霑王暈之餘瀝仍究其所以字之以王乃知其所以表其德之實也顧余所居窮僻日不得追遊於久王以今世之友言之則人必曰吾不切於久王也以今世之交言之則人必曰吾不信於久王也然而余之所友於久王者不以今世之友友之而以古之君子之友友之余之所交於久王者不

以今世之交交之而以古之君子之交交之則其相切之情相信之義豈以不日相追隨而有間哉嗟乎久玉之爲人我知之矣行峻而才高辭雅而氣銳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宐乎日章之聲聞於京師也今將寧覲振策歸洛雖不有請猶當道其善以勤其歸况其請旣鄭重又嘉其心獨追古人於其別也序以贈之

送李上舍德輝西歸序

人之處世也合必離離必合而其合也則詡詡

笑語有促膝團圓之樂其離也則握手臨歧有
惻愴感別之懷故古人有聚散有期雲北去浮
沈無計水東波之詠若是乎人情之不能無憂
樂於離合之際也昔余未冠進士李兄德輝自
京師流落於此視其貌知其有醇良朴厚之質
究其志識其有含弘廣大之量余拜而兄之以
爲出羣拔萃與俗輩不同者惟吾兄一人而已
自是交莫逆而相親到忘形花朝焉共吟月夕
焉同醉蓋是合也始以連家之誼而其交也亦
不但以是則夫豈若馳騫之徒澆薄之俗或以

利或以勢或以談戲而交之哉噫南客也不可
以久歲三周奉親西歸向之所以幸相合者一
夕而作千里之分則曷爲而不使我引領西天
悵望瓊樹也耶歲丁丑京師喪亂士多避寓江
之左右李兄以樂樂棘人又來寓本縣沈上舍
久至李上舍時聞趙察訪汝後亦同僦馬是四
人者儘洛之名流平日固願見而不得者夤緣
幸會而四人者之中若李兄乃久要也十載相
離之餘得青眼之重逢則其情義之切親厚之
意寧須言而後可明也其後趙兄作宰而西久

王與時閏咸歸京師余忽忽焉猶謂李兄在也
今李兄又不得已而將西之於乎兄之於余再
合而再離又非尋常離合之懷則其別也不能
無一言遂序而贈之

贈從弟博謫泰安序

吾從弟博以无妄之厄遠謫湖西於是親朋畢
至少長咸集餞以三行吾執盞而慰用箴而言
曰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自取之其將拒而不
受於懷耶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耶
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彼怵惕乎死生感嗟乎

患難者非吾所謂儒者也今君無過無尤有此
長沙之行以弱骨投荒裔孰不矜憐而君不怨
天不尤人但曰是命也促駕登道無別離悲憐
之色噫如君者其拒而不受者乎其容而消之
者乎昔我季父有萬里仙槎之行而風濤險惡
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前後使臣
皆有憂色至海觀顧怖悸而獨季父朱衣象笏
承命卽趨略無幾微見於言而一時之人咸曰
是真知命之君子也噫君之於今日不以患難
累其心者其亦有得於季父仙槎之行乎然則

謂君儒者可也謂君爲善繼者亦可也贈言者
雖多而知君者莫如我也非我知之其孰能知
君之不動於患難者誠有所自耶君其勉乎
哉海曲風土不并以南將息之道尤當理其心
使外患不入然後心閑無事小小者亦自不至
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慮是亦病兄之所望
也於其行文以識之

五友堂詩帖後序

余嘗客于湖陽草堂見五友翁所詠五友詩帖
爲之歎賞不已乃序其後而爲之說曰主翁果

能友此五者而得其實乎昔陶弘景愛松白樂
天愛竹林和靖愛梅陶靖節愛菊周濂溪愛蓮
五者之見愛於君子人尚矣夫大冬嚴雪挺然
特立松之節可愛也獨秀凡卉灑然清標竹之
貞可愛也衆芳未敷天葩吐奇梅之操可愛也
無草不萎傲霜不挫菊之傑可愛也擢秀清連
不帶塵埃蓮之清可愛也此皆有可愛之實而
知所愛之者古今天下惟五君子而已則五君
子之心豈無所尚之可言歟蓋以其晚翠而愛
之其操則佳矣以似賢而封植之其志則賢矣

以清德而配之其標則清矣以不失臣節而寓意焉其節則高矣雖然豈若吾周夫子之道味相契而自家一般之音常有玩於萬物皆春之理哉所以有同予何人之歎也今主翁築池堂而以五物者爲友翁亦君子人矣然其所以并取五者而友之何也將以合五君子之意而一之耶其亦必有所尚於其間也春而梅夏而蓮秋而菊冬而松竹四時之愛不同而四時之樂無窮焉見松則思節見竹則思賢見梅菊則思操守見蓮則思周子之所樂何如夫如是則五

友之有資於翁者雖謂之益友可也余嘉其愛物取友之意遂以爲五友翁詩帖序

記

擬以四先生并享藏待書院記

藏待書院卽四先生并享公議之所也韶州文獻蓋自國初已有彬蔚之風而自夫四先生之挺出一鄉并世相繼儒風丕興士趨益正猗歟盛哉世無善言德行者孰可以述四先生之實也今距其世不遠以見聞之詳著者而觀之則有德有言有文有行而松隱之識遠趣高得顏

氏邵子之樂悔堂之至行盛德有倡起斯文之
功梧峯之溪學高標有從師立朝之蹟敬亭之
文章位望有大唐濂洛之風此其實德之卓然
而後學之所以宗仰也俎豆之儀吾林之所共
齋誠而幸以舊伯之助材前戾之輔資尼山之
廟貌已成矣李副學堂揆以名家雅望幸莅于
茲有志於興學尊賢而嘗書諭於余以爲尼山
已近城市又逼聖廟且邦禁不弛多設爲嫌一
鄉四賢合享甚空累累申複竟敦于藏待堂齋
樓廚一時而新士林之齊誠固也而太守之用

意終始不懈亦是院記事之不可不錄也藏待
卽旅軒先生之所嘗題號蓋藏而待之之義也

虎溪精舍記

日大人命余兄弟而曰彼虎潛之谷谷圓而溪
抱且稍間城市其爲我置一屋子以爲晚境閑
栖之謀遂與相地之宐拓三間址而營之其規
模之簡葺修之朴亦從圖示之旨也未一月而
屋成堂可以容賓友之迎室可以整斐几之具
於是乎溪澗改觀山巒增彩窈窕幽閑允宐君
子之攸芋大人欣然愛而樂之每風和日煥

杖屨逍遙琴書於是嘯詠於是雖未嘗恆處於是而南北知舊之行過於是者皆知爲虎溪翁之栖止也時大明之甲戌二月日也

忍齋記

有問於余者曰子之所以取忍於齋者將以警乎心耶將以勉乎學耶謂之警也則子無輕言之可戒子無妄動之可謹矣謂之勉也則子有潛修之已久子有持守之已固矣復何事於忍乎余應之曰子所謂忍卽百忍之忍而有所不爲之忍也吾所謂忍乃一忍之忍而有所當行

之忍也忍固有多般義假使人有不忍忍之舊而事有不忍默之義則將何所忍而何所不忍也况天下古今之大義理人之所不忍違於天粹者於其所不忍處亦可以知所當忍此忍與不忍之相因而不可離也忍之爲義實有關於吾家而吾所以取之於吾齋也在是亦所以警之也亦所以勉之也問者曰唯唯遂敘其說而爲之記云爾

跋

天朝賞賜庸學後識

此庸學二冊子卽大明皇帝之賞賜於我季父者也其所以爲寶者豈特拱壁之重而萬里之還季父之必以是付之於余者其意尤有所感惕焉大哉中庸大學之爲書也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孔子之道子思傳之歷選前聖之書聖學之全無如大學聖道之極無如中庸是二書者非他書之比而實爲萬世道學之宗要者也所以我國朝諸先正之學皆由於是而明宣之世尤極較著三聖之大有功於天下後世者斯亦可見矣昔旅軒先生亦嘗專意是書虛宁

問道之際嘗以是陳辭眷眷皋比講學之日亦
以是教諭諄諄此季父之所以有問於親炙而
且嘗誦道於後進者也今行多有筆帖若詩集
之可觀而獨取二書而特授之者亦只平日以
此勸勉之意其於受讀之地烏敢不倍加警惕
乎顧此不敏不足以仰副至意之萬一而庶奉
周旋戰兢自持顛沛於是夙夜於是俾有成效
焉則今日之賜誠大矣遂爲之譜

策式後識

策之爲文其大矣哉斯可以經綸天下斯可以

黼黻皇猷所以漢代之一仲舒唐宋之八大家皆以是而爲百世文士之宗今讀其書亦可知矣以我東諸儒觀之蘊德凝道之腸通神達理之手不讓於古人者前後相望何其盛也惟我國朝以是爲舉子之程式其始也誠取士之美制其終也則文已變矣而士亦不可取矣於乎文之有古今之變乃氣數之使然也亦所謂三代之所損益者而其變也有二道變而不失其情實則可也而變而流於虛僞則不可是大可懼也今竊以泮長之意爲諸生著策式一冊蓋

亦不失於古而有得於今者也誠願用是而式焉由是而勉焉則庶乎其有萬一之效耶

舊遊錄後識

余今五十有三歲矣其間親戚知契之從我遊者不下五六十人雖有遠邇久近之不同蓋其以時逢迎隨分講劇者可謂情義交孚矣邇來喪亂之餘世故多端或有退而耕耘者或有隱而山林者昔時顏面漸至疏忘間有依舊從事者而一席團圓亦尤難矣余年已衰暮志亦摧頹每患疇曩之日未嘗無感惜也今聞諸生各

忍齋集卷之二
書名字于帖每以仲春仲秋無論在山在野一切相會以爲論心講誼之資其事誠美矣於乎老者已老而少者亦將老矣惟諸君勉之哉遂爲之識其後

忍齋先生遺集卷之二